

台湾纯爱言情季——

只让我知道

镜水 作品

这个人，有时候真的很奇怪，但一直都是个好人。很好很好的好人。自己对他是多么着迷，想要和他再接近一点，想把他的好藏起来，想要独占他的全部……



台湾最纯爱言情季——

只让我知道

镜水 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只让我知道 / 镜水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4

(台湾纯爱言情季)

ISBN 978-7-5399-5119-5

I. ①只… II. ①镜…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3798 号

书 名 只让我知道

著 者 镜 水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119-5

定 价 1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迟了好久好久的祝贺

我二哥有两位朋友，一个叫蓉蓉，一个叫阿贵；他们两位已经结婚了。

他们结婚的时候，送了我最爱吃的高帽子红色喜饼。（只有一盒是红帽子喔！因为知道我喜欢，所以特地买来送我的。我超爱吃喜饼，一个人嗑掉一整盒）

我好高兴，说要在书里写序恭喜以及谢谢他们。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我有多久没出书，这祝贺就迟了有多久。

蓉蓉姐和阿贵兄都对我很好很好。在某个贩售书籍的场合，蓉蓉姐订超大一束花来祝贺我；明明从没到过那样的场合，却依旧亲自到场来看我，我超级超级感动的啊。（热泪）

阿贵兄每次出国出差，都会带小礼物送我，最常买的就是超昂贵的某 G 牌巧克力（为免广告嫌疑，马赛克一下 XD）；我平常只买得起大波露和七七乳加来吃。（笑）我敢说我这辈子吃到的昂贵巧

克力有百分之九十都是阿贵兄送我的。（剩下的百分之十是我二哥买的）

他们两人每年过年都会来我家玩牌，蓉蓉姐看起来温柔婉约，却会捧着陈年高粱；阿贵兄一副好青年的模样，却是赢钱高手。（根本是人不可貌相夫妻档，尤其是温柔婉约却捧着陈高，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设定角色的好题材）

因为他们跟我二哥认识很久很深了，所以我才认识他们。我想我大概是上辈子烧了好香，才会总是认识对我很好的人。

因为有这些美好的际遇，所以我才能拥有许多可以写进书里的感情；只要回想起他们的好和他们的和善，心就能够变得柔软，变得更能够去体会。

我之所以能写下那么多故事，在我周遭让我得到感动的人们，绝对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我非常喜欢蓉蓉姐和阿贵兄，也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照顾。

想要答谢你们的啊，想要祝你们幸福的啊，一直一直这么地想着，终于可以写下这篇序，我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愿。

我会送你们这本书喔！（笑）

希望你们两位在一起很久很久，久到变成老公公和老婆婆，到时候再拄着拐杖来我们家喝高粱和玩扑克牌吧。

仅以此序献给新婚的蓉蓉姐和阿贵兄。

虽然迟了许久，但是诚意绝对没有打折，还加倍了。

诚心祝福你们。

相 遇

“……摊位就在那边，只要玩游戏就有送小礼物。附近还有卖吃的。等一下带你们到我学长那里去，无论他们讲什么，千万别理，都是一群想把妹的饥渴男啦。”

和好友肩并肩走着，蔡铃茗有趣地听着好友的姐姐边走边介绍周遭新奇的事物。

已经高中三年级的她，再不到几个月就要参加升学考试了，每天都是图书馆补习班学校三边跑；这个周末，同班好友问她想不想参加大学的园游会；在这么疲累的时候，刚好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于是她就愉快地答应了。

好友的姐姐念大一，虽然只有一年的差别，但高中生和大学生感觉上就有点距离了。

这所校风自由的第一志愿大学非常吸引人，但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考得上。蔡铃茗知道自己的成绩和程度，虽然并不是很差，不过要考上第一志愿恐怕有困难。她最大的目标是自己能力所及的

最好学校，所以不想在考前给自己太多压力；会来参观这所大学是抱着“既然考不上，来见识见识也好”的心态。

途中遇上好友姐姐的几个直属学长姐，对方表达出对高中生活的怀念，一行人说说笑笑地往预定要去的摊位方向走，途经挂着“综合大楼”牌子的一栋建筑物，几个学长姐的脚步在一间教室前慢了下来。

“哎，那个学长还坐在那里啊？”

“真的耶！他真的好奇怪，我看是没人会去的啦。”

蔡铃茗听着那几个学长姐的交谈，好奇地从后门往教室里望去。

只见一个穿着白衬衫的青年背对着他们，坐在靠窗的位置，桌上还摆着两叠像是影印讲义之类的东西。

“那是别科系的博士班学长啦。”

好友的姐姐用手掩着嘴，低头悄声对她和好友解释：

“我们都不认识他，也没有什么交集。因为这学期有一科刚好是那个博士班学长的老师教的，他就跑来跟我们说有一些很重要的课程内容要先告诉我们，不然我们上课时可能会听不懂……虽然也跟他说了，讲义发一发，大家看看就好，不过他好像觉得还是要用讲的比较清楚，所以才会坐在那里等。”

“今天是园游会耶，没人会理他的吧？”

“刚那个谁有进去拿讲义啊，还跟学长说，晚一点有空会再回来。拜托，最后一定不会去的啦。”

“学长自己有说不强迫啊，讲义他之后也会拿到教室发，所以是他自己要坐在那里等的，他突然来找我们就很奇怪了。”

“哈哈，他都那样说了，还有谁会去啊，等他发讲义就好啦。我想吃东西了，走吧。”

几个人压低音量交头接耳之后，没有多逗留就离开了。

原本就跟这一切无关的蔡铃茗收回了视线，跟着一群人往园游会的摊位前进。

在那有趣的园游会里，相当热情的大学生们带领着她和友人玩起来，丢水球、猜谜语，看了各种社团的活动，还吃了烤肉和烤玉米。

被大学男生围说着希望明年能考进他们学校当学妹，于是从头到尾都是别人请客，友人的姐姐还在一旁亏说长得正又幼齿的才有这种好处。

玩乐的时间总是过得比较快。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蔡铃茗看看表，觉得自己该回去了，但友人和友人的姐姐还想再玩，几个大学男生便说要送她到校门口。行至校门，她婉拒他们要继续跟到公车站牌陪她等车的提议，等他们离去后，她才又走回校园内。

她一直想去洗手间，只是不好意思对男生讲。因为对这所学校不大熟悉，所以就快步走到之前经过过的综合大楼，因为知道这栋楼一定会有对外开放的厕所。

去过洗手间后，她悠闲地喝着之前买的青苹果汽水饮料，漫步踏上长廊。

在经过某一间教室时，她顿住了。

穿着白衬衫的青年安静地坐在窗边的位置，一直望着窗户外面。

其实这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就算这个陌生男人已经在这里

待很久、有多少人敷衍他说会来、结果最后没来，又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人理他，这些都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

所以她根本不可能因为他而停下脚步，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地，她就是停住了。

莫名其妙地停住了，那就再迈开步伐往前走吧，只是不知是什么触着了某个开关，也许是洒在那人身上的橘红色夕阳让她觉得好橘，或者手里的绿色汽水太绿；有时候，人就是会意外做出一些明明没想要做却做了、做完以后也不晓得为什么自己会去做的事。

在瓶面因为冰块溶化而泌出的水滴滑落在她食指上时，她站在门口，对孤单坐在教室里面的青年开口：

“没有人会来的喔。”

她说。讲完之后自己还吓了一跳。

那感觉就是她心里虽然确实这样想，但其实并没有打算告诉对方，结果却不知为何说出来了。

青年闻声，缓慢地转过头来。他戴着一副眼镜，可能是距离或角度的关系，镜片反光，因而看不大到他的眼睛。

在望见她的时候，他似乎轻微地怔了一怔。

蔡铃茗有种按错别人家门铃的窘迫感，直想立刻跑走，不过她坚持忍住，试图正常、自然地离开对方的视线——

“请问，”青年启唇叫住她，“……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青年的问话令蔡铃茗愣住，下一秒，她差点噗哧笑出声。

因为拥有甜美相貌的缘故，她很清楚男生追女孩子大概会有什么招数。像是刚刚那些大学男生，闹着她玩，和她说笑话，一直

请她客，送她离校的路上有意无意地向她要电话什么的，但是，要说这当中让她觉得把妹方法最差劲的，就是眼前这个人了吧。

她侧首，瞥了青年一眼。

“超老套。”

丢下一句话后，她跨出步伐，很快地走了。

对她而言，这只是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然后发生了一小段不重要且毫无干系又微不足道的事，没几天她就会忘记了，说不定一坐上公车她就把它丢在脑后了。

所以她不会知道，青年当时一直注视着她离去的背影。

1

她好想回家。

隐身在比人高的装饰阔叶盆栽之后，蔡铃茗第九次在心里喊着好想要逃回家。

为什么她会在这个地方呢？

好像是上个星期的某个中午，她跟平常一样，和公司同事在餐厅里边吃午饭边聊天，话题也一如以往，又是哪个作业员和哪个工程师在一起，然后谁分手，谁有新欢，谁又被抛弃。

大学毕业后在园区担任前台小姐的工作已近两年。这里是有些封闭的工作环境，工程师们聚在一起会讨论业界工作和股票价值，其他不是工程师的职员最喜欢拿来配菜的闲谈题材就只有别人的感情生活。

对，就是讨论到感情，话题不知何时兜到她身上，自由之身的她被问到有没有对象，她当时给的回答似乎是“没有，还在等”。那并不是最诚实的答案，但她并没有说谎；不过一千女性同事笑了起

来，悄声谈起阳盛阴衰的园区里一堆男性可供挑选，然后又继续着别人感情的话题。

只是这样，她的回答让人资部那个被匿称为“大妈”的主管给听到了。

大妈是个三四十岁的妇女，虽然看起来已有欧巴桑的样子，但能在这科技业界首屈一指的公司里当上管理者，即使只是人事部门，能力也是不容置疑的。大妈是个很照顾下属的主管，她初进公司时从大妈那里得到很多帮助。

只是，大妈喜欢牵红线，爱点鸳鸯谱。

就这一点，虽然只这一点，却让人非常受不了。只要是没结婚的，一逮到机会，大妈都会想要介绍对象。目睹几次同事被大妈缠上的窘况，那时她还觉得好好笑，万万没想到自己也会成为受害人之一。

“……还在等？等什么呢？十四厂 CMP 部门有个工程师不错啊，年纪轻轻三十二岁已经是主任工程师了。在小公司里要成为 Leader 或许很容易，但在我们这种招牌响当当的大公司里，要当上 Leader，那可不是件轻松的事。你知道有多少同样是硕博学历的工程师在竞争吗？比的是能力啊……不会花你多少时间的，见个面就好，当做交个朋友，不不，当喝杯咖啡嘛。”

每天每天，只要看到她，大妈就抓着她不停地说服、不停地讲述，内容她都会背了。

有好几个中午，还弄得她像在当特务，一看到大妈就立刻神经质地闪躲起来。真的受不了这样的疲劳轰炸，再加上大妈是主管的人情压力，终于，她投降认输了。

于是这个周末，她应邀来喝那杯“美其名曰交朋友，实际上等同在相亲”的咖啡。

· 今年才二十四岁的她居然要相亲！

蔡铃茗心里满是不愿意，光是从大门走到这盆栽后就花去她十分钟。

由于是假日中午用餐时间，客人不少，站在这个不会被发现的角落，她观察着咖啡厅里面的客人们，寻找大妈要介绍给她的那个人。

然后，在落地窗旁，她发现了自己即将要见面的对象。

虽然和公司网站上的照片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异，但大致上看得出是本人。

对方戴着一副普通的有框眼镜，留着毫无造型可言的乖学生发型，上身的白衬衫像是烫过，搭配深色的长裤和球鞋，看不到任何时尚感或流行感。对方只是静静地坐在位子上，用餐巾纸……折了一只纸鹤。

……她真的想回家了。

才准备要走，身后忽然有人拍了下她的肩膀，蔡铃茗吃了一惊。

“怎么站这里？”

大妈豪爽的脸庞出现在她眼前，她知道自己错过了最后逃脱的机会。

“啊，我……”还挣扎地想要找个借口走人，却已被拉出盆栽后头；她只能闭嘴，任由大妈亲切热情地带她走向窗边的座位。

“哈啰！”大妈向那白衬衫男人打招呼，“哈哈，让你久等啦！”

表情仿佛温水般平静的男人有礼地站起身来。

男人瘦瘦高高的，但背脊不够直，虽然还没到驼背的程度，但就是无法予人挺拔之感，反倒觉得他贫瘦，像是一支有点弯曲的竹竿或公路上垂着头的路灯。

“副理。”他使用的是大妈在公司里的职称。

大妈哈哈笑两声。“唉哟，告诉你这小子多少次，叫我大妈就行啦。大家都这么叫的。”

“不，还是不好意思。”男人道。

大妈虽露出不满的表情，但因为有其它更重要的事，所以并没有再多说。

“这位是蔡小姐，我们公司坐前台的啊，你有没有见过？今天有空，就找来一起喝咖啡了。”

蔡铃茗被一把拉到跟前，和男人面对面。

虽然她不晓得对方是不是看过自己坐在前台里，但她却很确定自己不曾看过对方。园区像个小型社会，他们公司占地辽阔，员工人数庞大，虽然环境封闭，却又矛盾得即使工作了几年也不一定遇见其它部门的同事。

就算曾经看过几次好了，她也不可能因此而去和所有人认识。

一瞬间，她尴尬万分，移开了视线，睇了睇桌上用餐巾纸折成的纸鹤，然后才困难地将视线移到男人身上。

这么近看才发现男人嘴角下方有一颗小痣，和他的外貌相当不协调。蔡铃茗觉得那有点滑稽。

在四目相接的瞬间，他很明显地停住了一下子，之后才仿佛回过神般，道：

“你好，我姓宋，宋早雅。”

他从口袋里掏出名片，递给她。

虽然她没相亲过，但一般在这种场合会从交换公司名片开始吗？蔡铃茗愣了愣，不知该接或不接，他手抬在那里，她迟疑了下，还是收下了。

“啊、哈哈，小宋你真是的！我知道你没交过女朋友，但也实在太不上道了。”大妈在旁边制造活泼气氛。

蔡铃茗却意外听到惊人的事实。

没交过女朋友？三十二岁了没交过女朋友？若不是这个男人说谎，就是这个男人本身有让女性不想和他在一起的问题吧？

大妈又笑谈了几句，随后就摆明了要让他们两人自己聊聊，便找个借口径自离去。

蔡铃茗站在桌边，还没有入座。因为本来就不带任何期望，所以即使眼前的男人再怎么糟糕，她也不会感到失望。

只是，她也没有兴趣去认识对方。

在思考着要怎么结束这场可笑戏码、然后回家时，宋早雅走到她身旁，帮她拉开了椅子。

“请坐。”

如果是在餐厅里，对方这么做是一种绅士行为，不过，这里是连锁咖啡店，站起来抬手请她坐下即可，帮她拉椅子反而有一种他是不是搞错什么了的感觉。

“不好意思。其实我有事。”连说出自己名字都觉得浪费时间和不需要，她挤出笑容婉拒。心里怎么想是一回事，但态度还算是礼貌的。“很抱歉，这么匆忙，没办法和你聊些什么。我不好意思

思告诉大妈我今天真的有其它要紧事，下次也许还有机会。”她说着标准的客套话。

她本来就是被强迫来的，反正大妈不在了，她也要走了。

闻言，宋早雅用理解又体谅的语气对她说道：

“不要紧。那你……快点回去办事吧。”

“谢谢你。”

蔡铃茗转身要走，却被叫住。

“蔡小姐。”宋早雅唤。

她回过头。“什么？”

“我们以前……”带着一点迟疑，他还是说道：“好像在哪里见过……在公司以外的地方。”

闻言，她一呆。半晌，才笑眯眯答道：“是吗？”

她既没肯定，也没否定，只是用模棱两可的疑问句作为回应，随即转头推门走出咖啡厅。

身后的门才关上，她就忍不住翻白眼。

那是什么骨灰级的招数！已经没有人用这招骗女生，也没有女生会被骗了好吗！

真受不了。

“怎样？怎样？被大妈抓去相亲的结果怎样？”

星期一，一到公司，蔡铃茗马上就被平常休息时间时一同行动的同事兴奋追问。

她将食指贴在嘴唇上，轻嘘了一声，转移话题道：“上班了。”

她不想讲这些；而且工作的时候，她可是非常认真的。客人一

进到公司，最先接触的就是她们这些穿着制服的前台接待小姐，她们是公司的门面。

早上就这样暂时逃过，不过到了中午又被同事们围着问。

“怎么样嘛？说啦。”

“对啊，说嘛！结果你是跟谁见面啊？”

这回来凑热闹的女同事又多了几个。

虽然大妈爱乱牵红线，但再怎么说自己也是见过世面的，至少还具有不要到处宣传当事者是谁的智慧。所以蔡铃茗身旁的朋友虽然知道她被大妈逮到，却不晓得和她配对的人是谁。不过，工作环境封闭就是这样，发生一件小事，传来传去，到最后大家都会听说。

“不知道。我没有多跟他讲话，也没去记他的名字。”蔡铃茗嘟着嘴拿起叉子，搅拌自己的午餐沙拉。

“噢？真的吗？”大伙儿失望地拉长音。

“真的。”蔡铃茗点头。事实上对方给她的那张名片，她根本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一定是我们不大认识的人吧，否则多少会听到风声的。”同事说。

虽然可以去问大妈，不过就怕问不到答案，还成为大妈心血来潮时的下一个目标，所以大家都很有灵犀，不会去自找麻烦。

“我们公司有多少人啊，能认识百分之一就算很多了。”

“多知道一些人总是有好处的嘛。工作之后才知道人脉的重要性。”

“唉，别说这个了。我告诉你们喔，我今天早上又看到那个工